

汪梅村先生集

江甯汪士鐸

禹貢揚州疆域考

禹貢揚州疆域胡東樵錐指詳矣

詞具本書不復載

其所言東西北皆

無疑義唯辨僞孔南至海及裴駟所引張晏之言晉太康地記

之說

詞亦具本書

而以顏師古張守節諸人信之爲非大義據通典

以揚至南界至潮州揭陽而止其島夷卉服以爲會稽之倭國及東鯤人而朔南暨之下亦主此義以爲潮之西卽屬荊州蔣相國地理今釋亦用其說江良庭集注音疏王光祿後案孫觀察今古文疏皆引鄭注自淮而南至海以東孫氏并以南至閩非經義則南界不惟不至廣州并不至仙霞關以南矣夫就古人地狹之言則宜以溫台處北山爲界然論聲教之廣要荒之

服則諸家釋下文五服之數又言堯五服方五千里禹平水土
卽成五千爲方萬里此尙書古文家說也夫距王畿而南徑五
千里不至閩廣何以有此數乎尙書大傳大戴禮少閒篇墨子
節用篇小司馬索隱皆言堯南撫交趾堯典明言宅南交呂氏
春秋言禹南至交趾孫樸續滿之國夫交趾尙隸版輿謂交以
東北之閩廣反在域外乎荆旣以衡陽爲界交廣不屬揚而誰
屬乎韶連以西桂林平樂柳州之閒獠獠雜處或其時未盡歸
流故荆南止於衡陽不能越此而有交廣揚州之地不斗入西
南乎豈域不能正方卽以禹貢言嶠夷在今朝鮮屬冀州宜而
冀東河北之地以屬兗雍之地西及流沙則東西長而南北狹
是皆不能如豫荆梁之正方也何疑於揚地斗入乎又如今後
哲孟雄洛敏湯諸部隔之故亦斗入西南數千里也然則諸
經所載輿地無一語及嶺南者卽禹貢施工亦不及嶺南一山

水何也曰禹貢惟致功多者始書否則從略北方沙土虛鬆川原屢變易淤易溢故洪水之時尤易爲災而禹致功最多若南方土性膠黏禹時至今水道無甚更易當時致功必少故亦不書若三代帝王率都北土彼時北方多故嶺南僻在一隅故載筆者不爲記纂然蒼梧鼻亭賁禹桂林亦閒及之矣曰鹽鐵論地廣篇禹貢至于五千里說苑修文篇禹定九州方五千里至于荒服漢書賈捐之傳以三聖堯舜禹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此西漢人言也又如論衡別通篇殷周之地極五千里御覽六百二十六引孫武云夫帝王處四海之內居五千里之中今大尙書歐陽夏侯說中國地方五千里然則諸家非乎曰五千里者據禹未弼時言言萬里者據弼成五服言也曰此古文家夸大言也中山經管子地數篇呂氏春秋有始覽淮南子地形訓張

捐廣雅皆云夏禹所治四海內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亦周秦漢魏人言也亦可信爲二萬餘里乎曰彼據人跡屈曲而言萬里此據虛空鳥跡而言面五千里也若以漢人言伏虔曰夏殷方三千里王莽傳注將不又狹於五千里乎再以禹貢徵之黑水入于南海夫以怒江爲黑水則入緬甸之南海以瀾滄爲黑水則入南掌之南海近陶文毅以盤江爲黑水卽水經之水則入廣州之南海安得謂禹服不及嶺嶠南也若如杜氏以交廣別爲南越則禹時無南越之名元和志且峴夷昧谷幽都皆在域中而南交獨居南越之外何也然則揚州之域北距淮緣邊與徐豫界西緣義陽以東連山至湖北之黃州包江西與荆爲界南跨嶺南全制交廣以海爲界東濱海其疆域於諸州獨大者其時文物未盛賦役未多如今邊地州縣動跨地五六

百里抵內地五六縣故以揚較徐兗豫亦若是爾

九江考

有禹貢之九江有秦之九江有漢之九江秦之滅楚也以其都

壽春爲九江郡

今壽州

此秦之九江劉歆謂湖汙水爲九江近人

徐位山宗之此漢之九江一說也孔安國班孟堅以爲在尋陽

南陸氏釋文引尋陽記之名以實之此漢人又一說也按秦之

九江在廬江江淮之間自爲郡名無與禹貢不必辨若湖汙九

水則入彭蠡地屬揚州經言九江者四皆在荊州且彭蠡以東

更無地可當東陵者則劉說之非顯然尋陽之說則朱子嘗辨

之

朱子謂分爲九派則沙水十七道尋陽之地無所容一也若參差取之又不知斷自何許且其數亦不止於九二也洲渚

出沒其勢不常若江陵九十九洲之類不得限以九也胡東樵又

三也若旁計廣入小水則以類甚多亦不止九四也

胡氏謂尋陽今黃梅東北亦屬揚州非荊州也既以東陵一

申之爲金蘭如其言則去江六百餘里經何以言至于東陵一

非也且必先迤北而後至東陵二非也既云朝宗于海又數其中流之九派經文無此例三非也鐸更爲之辨

曰孔冲遠以分九派爲九江夫江分九派則此九派卽江身也河分爲九經曰又北播爲九河此何不曰播爲九江乎漢曰又東爲滄浪之水此何不曰東爲九江乎一非也過者有地在此而水過之之謂也經不聞曰過九江何得云過九江且九派既江之身矣豈可曰江過江乎二非也古尋陽在江北非今之尋陽經文導水之過與至于皆指南岸之地如在尋陽則所指爲東陵者在江北於導水之文旣不合而導山明言岷山之陽其爲南幹之山明甚過九江明指今興國武昌之山明甚不得忽過江北之洲渚而至敷淺原也三非也且導水之言過與至于相近者以下文東迤北而然導山之言至于必其地相隔尙遙如岷山至衡山相越數千里自巴陵至敷淺原亦千里而遙始

可云至于若九江在尋陽則敷淺原在今九江府德安縣適當其南百里而近復何至于之有此四非也然則九江究何在與曰仍以經文定之而已經言九江孔殷九江納錫大龜則在荊州明矣導山之文在衡山東敷淺原西導水之文在豐東東陵西則在今澧州東岳州九江西東陵今岳州巴陵縣今洞庭是也洞庭何以爲九江曰所納之水凡九也其九水奈何以水經注證之則豐出武陵充縣東至長沙下嶠縣入江資中東北至于江注湖即洞庭湖也沅出柯且蘭縣至長沙下此入湖者也其漸水即澧水斬焉音近而訛鄧氏亦無水出故且蘭漸導源激溪辰出辰陽縣西導源益州曰漸水東南入沅北注沅辰會于沅水西巴郡臨江縣南則附沅以入湖者也所納九水亦名洞庭爾何以云九江曰山海經中次十二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遊於于江淵澧沅之風交二字疑誤倒風疑瀟湘之浦是在九江之間

此經伯益所作與禹同時其可信一也水經禹貢山川澤地所
在亦曰九江在長沙下嶺縣今巴陵西北其可信二也導水九江
東陵下卽曰東迤北會于匯按今江自出峽至巴陵皆在西北
而趨東南過巴陵卽包武昌而東北斜之據徐司寇所纂一統志圖經所謂
東迤北也會于匯卽指三台太白等湖而言謂彭蠡震澤者恐非惟巴陵
當東迤北之處他郡望皆在斜行之後益徵巴陵之爲東陵洞
庭之爲九江矣

三楚考

或以楚文王都郢頃襄王徙陳寰宇記以陳爲西楚考烈王徙
壽春爲三楚然楚始都丹陽後乃徙郢不止三也水經獲水注
引孟康曰舊名江陵爲南楚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然彭城在
陳之東不得云西也史記項王本紀引孟注作吳爲東楚者此

故也然水經又引文穎曰彭城故東楚也項羽都焉謂之西楚
据此則彭城至項王始謂之西楚當如孟說以江陵陳及彭城
爲三楚矣鐸謂項王自稱西楚當以項王之地定之史記項王
本紀云項王自立爲西楚霸王考貨殖傳云淮北沛陳汝南南
郡爲西楚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爲東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
長沙爲南楚按此分三楚之界甚明而與水經之孟注不合與
史記之孟注合三楚之分當以此爲定矣然項王之地則不僅
於西楚也史記高祖紀項王自立爲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
全謝山引班志謂秦於楚地立十郡項王得六曰東海泗水薛
會稽南陽黔中秦於梁地立三郡項王得二曰東郡碭郡凡八
郡而少一郡因謂史記秦初滅楚立楚郡次年立會稽而班志
不書楚郡此乃後之淮陽郡也因以譏班氏之略又譏胡東樵

謂班志不書楚郡者蓋分爲九江鄣會稽三郡爲大綱因以楚郡足九郡之數不知此乃全氏之誤也秦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本無東海郡東海郡據漢志晉志乃漢高祖立安得以足九郡之數據史記始皇紀注及晉志其秦之州十六郡秦地則內史上郡隴西北地四郡也以王章邯司馬欣董翳其齊地則瑯琊齊二郡也以王田市田都田安其晉地則代上黨太原雲中九原雁門河東七郡也以王魏豹司馬卬趙王歇其趙地則巨鹿邯鄲三郡也以王張耳其燕地則遼東西漁陽上谷右北平五郡也以王韓廣臧荼其周地則三川一郡也以王申陽及韓王成其東楚之九江以王英布西楚之南郡以王共敖南楚之長沙以奉義帝而吳芮王衡山都邾又居三郡之交其西楚巴蜀漢中以王高祖此外梁地餘東郡碭郡二郡楚地餘鄣會稽泗

水薛南陽黔中六郡其梁楚之交地餘潁川一郡凡九郡所謂梁楚九郡者此也依貨殖傳分之除東郡碭郡外泗水薛郡南陽黔中潁川五郡西楚也惟會稽鄣郡二郡屬東楚爾項王曰西楚益可證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矣

三吳考

三吳之稱始見於東晉元帝紀大興二年西晉無此目也杜氏通典云吳郡晉宋爲吳郡與吳興丹陽爲三吳李吉甫樂史皆因之此一說也元陰時夫韻府羣玉引吳郡圖經及稅安禮地理指掌圖以蘇州常州湖州爲三吳此二說也考孫吳都丹陽郡吳志孫皓寶鼎元年分吳丹陽爲吳興郡裴注引皓詔分吳之陽羨永安餘杭臨水及丹楊之故鄣安吉原鄉於潛烏程九縣爲吳興郡此杜氏之說所本也考晉陵本漢典農都尉治晉

志常州晉陵郡太康二年始分吳郡立一吳郡西分爲晉陵南
分爲吳興故曰三吳此圖經之說所本也然鐸竊以爲不然者
三吳始於晉宋則當以晉宋之言證之晉書孝武紀甯康二年
皇太后詔曰三吳輿壤股肱望郡夫曰股肱望郡則不數丹楊
可知又曰三吳義興晉陵義興晉陵常州也而在三吳之外則
三吳無義興晉陵可知宋書孝武紀孝建二年三吳民饑詔所
在賑貸曰所在則非丹陽可知齊書高帝紀臨川內史張淹自
鄱陽嶠道入三吳此入吳興也建元元年詔二吳義興三郡遭
水者減今年田租二年曲赦丹陽二吳義興四郡別義興丹陽
於二吳可知二郡不稱三吳矣据此則丹陽常州二說皆非也
然則三吳何指曰仍以六朝人言斷之而已酈道元水經漸江
水注云漢高帝十二年一吳也後分爲三世號三吳吳郡吳興

會稽其一也按元和志後漢順帝永建四年陽羨令周嘉上書以吳越二國周旋一萬一千里求得分置遂分浙江東爲會稽西爲吳郡通典吳興郡秦爲會稽郡二郡地是三吳皆兩漢會稽一郡所分本皆吳地故云爾也晉書成帝紀咸和三年蘇峻之亂吳郡太守庾冰奔會稽吳興太守起義兵於三吳考此時庾冰在吳郡王舒在會稽見本傳虞潭在吳興見列女傳更可證三吳之爲吳郡吳興會稽矣

三國廬江郡考

開天下之物者存乎識爭天下之機者存乎力識無不周力則有所限此豪傑所無如何也當建安之時曹氏經營中原孫氏戡定江表各因士馬舟楫所便利非不知有青豫荆揚也力有不逮不以己所短競人之長所以善用其衆而無破軍殺將之

慘以保固其邊圉也所部既定使保境休養交聯抗祐民生其
閒可以小憇乃不以聘問而以戈鋌於是繁庶之區變爲甌脫
暴骨橫野列戍相望西極襄沔東則淮肥大氏地多險者亂尤
劇知勇交困而向之所謂大都名郡者化爲荆棘觀於三國廬
江一郡有可慨焉作廬江郡考

廬江郡者古廬子國也西漢縣十二新莽之亂人戶凋劫建武
十二年省六安國五縣入之又省龍舒入舒椌陽湖陵松茲入
皖爲城十三郡故治舒建安四年劉勳始移治皖是時孫策既
拔橫江當利吳有廬江太守之始遂襲皖克之表李術爲廬江守吳有廬江太守之始深

險之地雖未盡得而於前漢廬江郡地則幾全所不可知者雩
婁潛耳建安十四年孫權攻合肥蔣濟僞言張喜來救已到雩婁權乃走十六年魏廬江人陳蘭梅成據潛六叛張遼
斬之是二縣未從吳也然二國各置太守王基文欽呂蒙其尤著者也魏

自五年劉馥營合肥爲揚州治吳壁濡須於十七年亦築塢於是南北之軍萃於二鎮爭地爭城惟在要害舒居巢潛雩婁臨

湖襄安尋陽諸縣民戶皆東渡江合肥以南皖邑僅存魏欲內

徙其民而閭閻轉相驚恐九江廬江新十九年吳破朱光拔皖

春廣陵十餘萬戶皆東渡江其徙其郡曲三萬餘

城自五年李術之叛據居其城徙其郡曲三萬餘

遂治陽泉太和二年魏滿寵言曹休從廬江吳廬江太守西屯

尋陽既而合肥之西又立新城濡須東西立東西關賈逵傳言

之誤濡須距江不容如許也魏軍之來或由居巢峽石洞浦

石亭無疆口吳軍之往或攻六安安豐芍陂橐皋黃初之元安

豐雩婁安風蓼別爲安豐郡魏之廬江僅陽泉六安吳之廬江

僅皖尋陽餘則城郭雖存榛蕪千里而已

按魏廬江太守猶有劉馥之子靖黃初及李膺朱桓蓋魏得

六蓼安豐安風陽泉潛諸縣故置太守吳所得只江濱要害
疑太守皆遙領無甚赫赫名也

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解

璇璣玉衡太史公天官書以爲北斗第二星爲璇第三星爲璣
第五星爲衡七政謂天文地理人道四時此外羣儒多以爲渾
儀七步高密鄭君甄綜秘緯亦以爲渾儀日月五星

見史記注

按鄭

說是也北斗七星獨舉其三列宿經天不舉五緯附會璿玉拘
牽三才在訓爲察

釋詁

察北斗何與三才四時在國爲政敷政

教何與魁罡杓柄穿繫之談誤猶易識所最易惑人者一以爲
斗建四時謂斗柄所指也不知斗離北極尙遠隨天左旋一日
一周則一日分指十二辰安得春指東夏指南也一亦以七政
爲七步則七政周旋黃道察北斗安能齊之一以爲黃極旋繞

北極而引周髀之正北極以證之不知黃赤大距二十三度奇則兩極相距亦二十三度奇不測北極反遠測黃極有是理乎況黃道逐年有東移之分秒何能測此而遺北極也卽以爲日與五星由黃道而月實由白道又將再測白極乎一以爲七政卽七衡不知七衡乃日月發斂之規與七政無涉則以上四說皆非也蓋璇璣者渾儀之北極也劉昭後漢志注引星經云璇璣爲北辰大傳璇璣謂之北極釋天云北極謂之北辰初學記引考靈曜鄭注及小司馬索隱亦皆以爲渾儀案皆天文志引春秋文耀鉤云義和立渾儀王衡者古所謂橫簫今所謂窺簫也隋天文志云顓頊造渾儀七政日月五星也尚書考靈曜云日月者時之主也五星者時之紀也帝王之政莫大人時授時之道莫大節候節候早晚由於里差里差遠近由於北極今以窺簫察北極出地之高下則日月之距緯可知察日月麗天之行度則五星之伏見可定是

故北極出地高則赤道必下而七政之升降於黃道者亦出入赤道而可齊焉北極出地低則赤道必高而七政之遲疾於本輪者亦比例高卑而可齊焉而且剖周歲爲恆氣而發斂之加減必測月離考薄蝕於二儀而諸曜之凌犯俱憑日景彼五星聚井之祥知齊七政則可決其僞熒惑守心之變知齊七政則可信其非察其定而不移者天元子午規也察其敬而斜立者北極南極規也察其去極九十度之規則赤道之橫亘也察其去赤道二十三度奇之規則二至之黃道也察其黃赤規之交則二分之點也察其橫直之度則經緯之理也平行實行視行齊以加減之算本輪均輪次輪齊以高卑之行凡此皆非察璇璣不能也故唐虞爲千古推步之祖

六律正五音解

律呂者因聲而定律

所謂古之神瞽因中聲而定律孔子稱禹

律高而悲激烈

宋用大黍尺律下而和平隋唐以降權度量別

自爲尺而特制一尺

以定律濁者爲宮以次而所謂樂也樂有

斯爲卽以律而檢聲

如本律濁者爲宮以次而所謂樂也樂有

得之卽以律而檢聲

商角徵羽遞降而清也所謂樂也樂有

雅有燕異流同原然非專家不能知非專書不能明尤非博通

算術者不能精非綜核古今者不能實事而求其是古今之遠

著書者十數家 四庫書目譏之當矣茲不述請卽史志而論

其略大抵鄭蔡孔賈之言精於解經未嘗核之實算史記生鍾

分啟其椎輪班志敷陳訓詁皆異蔡季通之疏舛司馬彪以後

大抵斟酌於鍾之厚薄尺之長短黍之縱橫未嘗計其容之多

寡也夫定律必先定其內容黃鍾長九寸九十分黍之廣也其脩

容千二百黍然黍有大中小顏監謂不大不小者胡瑗用大黍

累尺小黍實管丁度譏之范鎮謂必一秬二米者朱載堉制黃

鍾

鍾長一尺積九百八十二分尙不能容累尺之大黍易以中黍始能容況止長九寸積八百十分耶且黍與黍並必有空積忽微加以土地肥瘠黍必不能如一不如制龠方九分深一寸以其所容納之管中而適盈以爲度卽以爲寸其積八百一十分其徑三分三釐八毫強其外切方周十一分四釐六毫弱其圓周十分六釐三毫強如是而黃鍾之律定矣依徑一周三十一四一五九二六五之密律也律定而聲有所準八音之中可用爲準者惟金絲竹而或謂金有剝蝕弦有燥溼昔黃帝使泠綸取竹之解谷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初不以金以絲也然竹之周徑未必渾圓圓徑少橢其積卽異況日久剝敝不如金之壽乎以絲爲準昉於京房唐宋遼金元之燕樂四旦二十八調唐六典之十部伎多以琵琶爲準雅樂不然也雅樂取準於鍾故曰鍾律制一代之鍾卽準

以一代之尺不必附會前代初無長短之憂也然有十二律有六十律又有京房之六十律又有三百六十律十二律者黃鍾太簇之類也六十律者十二律旋相爲宮萬世不刊之論也皆始於黃鍾終於中呂惟隋志載京房以爲中呂上生黃鍾不滿九寸遂別爲命名謂之執始下生去減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增多四十八律都爲六十續漢志所載是也五經算術駁之曰依行者辰上之管也長六寸七分上生色育色育者亥上之管也長四寸四分不及黃鍾之清矣乃越亥就子編於黃鍾之下律長八寸九分非直名與實乖抑且隔凡違例且注云南事不生然南事午管也計其律次得上生八寸四分之亦不過黃鍾之濁也何云不生梁武又譏之曰京房之律分焉上生乃復遲內上生盛變盛變乃復上生分居此乃自亂其例此京氏之疏也

宋元嘉中錢樂之因京氏南事之餘引而伸之爲三百律終於
安運長四寸四分奇合爲三百六十律夫苟欲充數則銖銖而
剖之下生者二之上生者四之爲實以三爲法通分納子雖更
增多可也此與京氏何異善乎宋志何承天之言也以爲三分
損益乃古人簡易之法而京房不悟繆爲六十乃更設新率據
黃鍾之實而損益之從中呂還得黃鍾十二旋宮聲音無失其
中呂之實十三萬三千二百五十七又二十五而上生所益之
分適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復十二辰參之數歸於黃鍾
九寸且合司馬彪上生不得過黃鍾之濁下生不得不及黃鍾
之清若如班固堅之言其實下生大呂則大呂四寸二分一釐
三奇夾鍾三寸七分四釐半中呂三寸三分二釐八奇皆
不及黃鍾之清矣通以半律此爲近理蓋自子及寅皆用全律夾姑惟
羽用半律中蕤林并徵亦用半律夷南卽角亦半律亡應則本

宮之外全用半律其中南亡應之半律不用則陰之極也此雅

樂之六律五音也隋書載燕樂出龜茲琵琶惟宮商角羽四聲

又只七律故只二十八調其器以琵琶為主遼史謂之四旦从

濁至清也其律爲正宮即黃鍾高宮即大呂中呂宮即夾鍾道宮即中呂

南呂宮即林鍾仙呂宮即夷則黃鍾宮即無射之七位而已遼史謂之

婆陀力旦配以六四一上工尺凡以後益殘缺至趙宋雖有姜

堯章宋史樂志八十四調之議實僅七律之宮商羽二十一調至元

時又只六宮無高十一調中原音韻十一調者六商無高及般

涉調王晦叔云即黃鍾羽高平調即林鍾羽宮調角調商角調即林鍾角也然既有

七宮七角何又有宮調角調宋教坊大曲無七角元人何得有

商角調也則十一調止八調也此燕樂之音所以難正耶今於

雅樂用何氏說立表明之用金用竹用絲取以爲準則雅樂之

五音可正矣

九河既道解

沅州九河既道說者或以簡潔爲一以一爲河之經流然爾雅
釋水明分爲二則當以雅訓爲正漢溝洫志成帝時河隄都尉
許商言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三河今見在成平東
光鬲界尙書孔疏據許氏言謂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
二河則餘馬頰太史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潔鉤盤在
東光之南鬲縣之北然漢世近古止得其三許氏所言徒駭
云在成平郭注爾雅同漢地理志勃海郡成平下注云虬池河
民曰徒駭河地理今釋今交河縣卽漢成平東北六十里有徒
駭河胡蘇郭璞云今東光有胡蘇亭地理志勃海郡東光有胡蘇
是也胡蘇亭水經淇水注云鬲河東至東光縣西南逕胡蘇亭
元和志古胡蘇亭在北齊地廣記倉州南皮縣陷開皇十六年於胡蘇
亭置胡蘇縣唐更名臨津齊乘云滄鬲津地理志平原鬲縣平
州之南有大連城西臨東光東至海鬲津當以爲鬲津元和志

在安德南七十里又云鬲津至徒駭二百餘里今河雖移不離
此城也又將陵縣云鬲津枯河南去縣二十里寔宇記云德州
安德縣鬲津枯河在縣西南七十里將陵縣云鬲津枯河在縣
北二十里樂陵縣云鬲津枯河在縣西三里地理今釋以爲德
州西南有鬲津河東經吳橋寧津德平樂陵慶雲諸縣至言簡
德豐大沽口入海詩疏所謂徒駭最北鬲津最南是也
事該可爲典要無緣至唐遂得其七通典云鉤盤在平原郡界
記正義簡在貝州懸亭縣元和志德州安德縣馬頰河在縣南
五十里平昌縣馬頰河在縣南十里貞觀元年開決又曰新河
棣州陽信縣鉤盤河即九河之一經縣北四十里後漢書袁紹
傳注槃河在今德州昌平入涼州樂陵今名枯槃河水經河水
注謂之宋人又得其一歐陽忞輿地廣記云簡潔在臨津元人
駕馬河宋人又得其一金地理志因之云南皮縣南潔河元人
遂全得其九于欽齊乘云太史在東光北成平南又云當夫鄭
氏謂齊桓塞其八流以自廣雖本緯書春秋緯然可證漢世已
無可考世閱數千禹跡忽全稽古證今殆非事實蔡氏所謂新
河載以舊名一地互爲兩說似是而非無所依據或一地偶指
展轉相承寔宇記謂馬頰在安德南五十里本李吉甫也鉤盤
河在樂陵縣東南五十里本李賢也九域志樂陵有

鉤盤河又本樂史也陽信縣有鉤盤河本之李吉甫也齊乘謂
覆釜在東光北明一統志謂覆釜自慶雲經海豐入海又蔣相
國所索驥既堅指鹿不免善乎鄭君之言曰今河閒弓高以東
本也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水經注云沙邱堰以北館陶屢陶
貝邱鬲般廣川信都東光河閒樂成以東城地並存川瀆多亡
班固以爲自茲距漢北亡八枝是也大約今平原恩德以北河
閒滄景東光南皮之間皆古九河遺道乾隆府廳州縣志滄州九河故道在州及南皮
諸縣境又云河閒寧津縣土河在縣南二十五里自山東陵縣
流入東入樂陵界相傳卽篤馬河輿地記以篤馬卽馬賴也乾
隆志又云鬲津在寧津縣西又東光縣胡蘇河在縣東南獻縣
圖經鬲津在縣西二里馬賴在縣東六十里鉤盤在縣東南六
里若確指某地以爲某河名從主人決非信史至程氏謂滄州
之地北接平州禹之九河當在其地因從酈亭指爲淪海則又
非也水經注引漢司空掾王瓚語云往者天常連雨東北風海
水溢西南出侵數百里故張折云碣石在海中蓋淪於海也此

自指碣石而言今天津海口離滄景尙五百餘里並無苞淪之
實則海所溢者碣石旁地固與九河無涉也或謂兗州下流土
地平衍河流猖獗播爲九河所以殺其勢此又非也從古河不
兩行兩行之不可何況於九漢人至謂縱不得九得其五六亦
可分殺水勢不知河流最湍今高堰以惠濟三閘蓄全淮之水
以敵黃而兩岸復有縷隄遙隄以制之猶恐東水攻沙之不力
若禹時隄防不立復分爲九水弱沙停求其順軌恐屬虛談已
然則九河旣道何也曰道者導也九河皆巨川禹因導之以入
黃借其清流使之刷沙以入海播爲九河言九河旁翼若播者
然非謂川流分爲九股也九河在沈舊必自行入海如庫池爲徒駭馬爲
爲馬類大連礮爲胡蘇盤河爲鉤盤原本故老必有可徵其涂
或二漳之下流或洛滄之異派如今東西二泊南北二淀之類
脈水尋原自歸渤碣禹因
導以入河使之攻沙耳禹導之使同爲逆河故海口圜行下

流無壅而上流普慶安瀾也曰今逢河流盛漲則就減壩爲引河以分其勢安知九河非其比也曰引河所以救一時之急一俟河流歸槽則下埽堅築以塞之若九河顯列大名則非細流支津可比豈引河隨啟隨閉之類哉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解

厯法古疏今密不止交食歲差如洪範言月之從星亦其一也古厯算與天文殊科厯算言轉算天文言占驗漢初治厯張蒼唐都洛下閎分治其事是也轉算者疇人子弟占驗多儒家者言鄭高密引春秋緯月離于箕則風揚沙孔冲遠尙書疏引詩月離于畢俾滂沱矣皆主占驗劉子駿作傳推極其說皆儒家者言也儒家主于恐患修省以成君德故以此歸之皇極謂爲政教失常與日食修德月食修刑同一謹戒之意然天象實不

如是也孔叢子載有子事可證春秋時已自不驗則其餘可知
蓋恆星出入赤道內外月行白道二十七日有奇而一周天此
二十七日月必離箕畢果必風雨乎恆風恆雨之月將月如五
星之有留逆常從二星乎習習谷風以陰以雨將月離于箕者
不旋踵遂歷半周以從畢乎月每日平行十二度有奇盈縮之
數不等而箕十一度畢十六度月之離也或幾一日或過一日
始歷他宿將風雨不終日者何說乎大塊噫氣是名爲風溼熱
之氣至令際蒸而爲雨步月離者不能知也史家所記旱潦豈
其月不從箕畢行乎箕子陳範主於警惕武王且古人法疏儒
家亦未必盡通歷法孔鄭之注例不破經故未能實證要之非
無可議也惟鄭君言經不言日月之從星不可見斯語最確蓋
月借日爲光故非望弦之時則三四等之小星皆可見無論箕

畢一二等大星矣日光盛雖太白亦離三十度始能見又何論箕畢哉他若孫子之言火攻也計四宿風起之日又附會而愈失者矣夫太平之世五日一風十日一雨豈五日十日月必從星乎

古者農卽爲兵兵寓於農解

古有兵之實而無兵之名平居之族黨比閭卽有事之伍兩卒旅戎行之大將卽六鄉之大夫當其調發之閒各如指臂之使卽其耦居之下已知聲勢之聯其出軍也鄉遂與都鄙殊科其征伐也王朝與侯國異制周禮載之司馬法言之班固刑法志孔賈疏義及近儒周官軍賦說詳之小司徒注引司馬法屋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十終爲同同萬井革車百乘此天子軍制司馬法又言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有戊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

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盾具
曰乘馬之法此侯國之制無勞複舉夫兵農之合其利無窮

在司馬無召募之繁在國家無養兵之費其同伍之士皆鄉里
之故人故利害得以相救其戰守之地皆平時之隴畝故險要
可以周知其爲國出死力實自保其身家非若軍從外來視同
秦越其行軍備器用實自操其耒耜非若委之幕府籌及軍需
彌望皆民實彌望皆兵自收犄角之勢攻一村堡已動眾村堡
更多救應之師其列隊巡哨非其子弟卽其父兄而奸細無以
偵探其作止擊刺教於蒐苗復教於獮狩而技藝無不精強有
正卒復有羨卒則軍無闕額之虞其長上卽其有司則兵有親
衛之用周旋於州閭鄉黨之間其強也不爲民害防範其山林
川澤之險卽弱也亦張國威不勞賞罰之驅素服軍將之令有
利無害豈不懿與載稽兵農之分實始七雄之世降自秦漢古

意蕩然然都護戊己之屯充國金城之策考其規畫良法略存
後爲唐之府兵猶述古人遺意自茲以降此制無聞顧當郡縣
之旣分難籌兵民之復合欲求富強之術必重將帥之權彼唐
之藩鎮明之士司其地不過數州其衆已過十萬而王朝征伐
勤踰歲年唐橫海軍僅滄景二州易定亦易定二州昭義亦澤
潞邢洛磁五州魏博亦魏博相衛檀貝成德亦恆冀
深趙德棣卽爲河北強藩而吳元濟亦只蔡申光三州明播州
奢氏水西安氏亦不過一郡之地非卽民卽兵必不强至於此
可知驅策之強兵皆屬編氓之赤子惟卽防秋之士默寓屯衛
之方愼選威重方略之員定以刑賞嚴明之制俾各召夫豪傑
以共襄夫壯猷庶武備不致過弛而邊防於焉鞏固矣
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解

水經注汝水出河南梁縣天息山東南至平鹿入淮沔水卽漢
水出武都沮縣南至沙羨入江淮水出南陽平氏東至淮浦入

海泗水出魯卞縣東南過下邳入淮據此則漢注江泗汝注淮不注江也孟子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林少穎謂誤以邳溝爲禹蹟閭百詩以邳溝乃引江入淮至隋之山陽瀆始爲由淮達江鐸疑此說蓋記者之偶誤也乃爲之彌縫者有二曰胙山以南餘姚以北皆江之委此錢竹汀之說也如其言則淮亦入江今安東阜甯外之五條沙鹽城外之陳馬沙腰沙蠻子陰沙自此以南之白沙棍子沙火燄沙大小陰沙崇明之黃豆沙東三沙大安沙戲臺沙之類皆禹時之江面南北延及五六百里江之委何太廣也且淮旣入江禹何不曰沿於江淮達於泗而必沿於江海以達淮泗也其不可解者一也爾雅以江河淮沛爲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淮旣入江則三瀆矣四瀆視諸侯何指也不可解者二也淮旣入江則吳子何爲溝通江淮舍現有

之水道構意外之邗溝不可解者三也禹貢明言導淮自桐柏東入於海今云入江將禹貢亦誤矣不可解者四也至引漸水名江爲例則尤不可蓋漸江自以漸水冒江之名若以至餘姚入海者皆可名岷江之下流則水之入海者多矣將概指之爲江之委乎且又何所据而斷自朐山以南餘姚以北也設記者更誤倒淪沛澤在下將又以今青州武定以南之海皆爲江之委乎不可解者五也一則曰上游相通也任鈞臺之說周理衷典故辨正駁之矣而周氏所引水經云漢水東南逕中廬縣東淮水自房陵淮山東流注之而疑此必淮之旁出者不知此据誤本水經淮乃維字之訛淮源在房陵東北周氏不明地望故有此誤也胡應麟以爲淮之正流入海支流入江而不知淮無支流入江也或難之曰史記河渠書言東方通鴻溝江淮之間

何也曰鴻溝在梁宋之郊與江淮無與史公特約略言之爾曰

三國志建安十四年曹公征孫權由渦入淮出肥水至合肥

書吳明徹傳明徹圍壽陽迨肥水以灌城通典一百八十一

州下引伏滔云壽州南引汝潁之利按南當作北方合東連三吳之

外有江湖之阻內有淮湖之固洪稚存乾隆府廳州縣志合肥

縣下云肥水出縣西南北流分爲二一東南入巢湖一西北至

壽州入淮爲東肥河考水經注沔水篇云江水自濡須口又東

左會柵口水導巢湖注于大江又肥水篇言肥水出成德今壽州東

南廣陽鄉西右合施水枝津又西北注于淮施水篇言施水受

肥于廣陽鄉東注于巢湖是巢入江肥入淮施水導肥而入湖

以入江明甚此卽江淮之相通也近人焦里堂孟子正義引孫

蒧九真地隅說及孫淵如分江導淮論亦略近此可信記者之

言不誤也曰巢湖入江肥入淮固也而考之不明則遺誤非淺
請爲明之水經肥水所出之獨山疑卽今之小蜀也施水洪氏
以爲肥之分流疑卽水經所謂肥水別流今派河也同出蜀山
而不相通水經所謂分爲二水者也派河入巢湖水經所謂東
南入湖也其流原不相涉故注駁應劭闕澤之言曰蓋夏水暴
長施合於肥故曰合肥也据此則施肥相合由夏日水漲之故
平日不相通也此肥水卽水道提綱所云水二源一出六安龍
穴山一出大尖山合爲西北入淮者小蜀山在大尖山北龍穴
東北疑古止名蜀山也夏日水合當由今官亭鎮一帶南北漲
合爾安能越山而通陸家橋一帶也曰壽州之有肥水不誤也
孫淵如引輿地廣記元豐九域志合肥下有淮水肥水安得謂
爲不相通也曰壽州之肥有三出蜀山者由合肥往在州東曰

東肥由亳州西來者在州西曰西肥

卽元和志城父肥水
至下蔡人淮水也

渦水

之東有水從宿州西來者在州北曰北肥皆注淮然與江無涉也合肥之有淮水則考之寰宇記一百二十六合肥北至濠州九域志合肥入到亦云東北至濠州按合肥故城在今縣北其入到旣至濠州則以淮爲界其言淮水固非言其通巢湖也曰孫滋九言又通於天長可信乎曰非也由今浦口渡江由毛塘橋滁州烏衣河達嘉山河經來安卽有黃練大雲小雲諸山隔之其西則女山碧山峯山阻之此外別無他水何由而達淮水也曰然則孫淵如所謂異歸同出曰肥者使非分注淮與注湖何以名肥曰水經言肥注芍陂又注淮殆肥水支津亂流芍陂與淮之間故得名爾或又曰肥水不入巢湖則旣聞命矣洪氏云巢縣濡須水源出巢湖東入江濡須水通江明矣而水經泄

水出博安上承泚水西北歷濡溪謂之濡水亦曰濡須口西北入淮泚水出霍山北會濡水而西北注于淮泚泄皆注淮又注濡須口此可證江淮相通也曰非也泚水卽潁水出潁縣霍山泚水逕安豐注潁曰濡口非巢縣之濡須水也其水經之濡須口者乃載本之偶誤黃氏本固無須字也考中幹山脈從漢中興安南陽信陽光州安慶六安廬州滁州至六合而止山北爲淮汝泗南爲江漢故寰宇記舒城下云連峯夾嶂縣亘甚遠隋地理志廬州各縣載山名甚夥蓋自護城駙店埠駙以西至天堂鎮一帶皆山連接据大清一統志淮水不能飛渡也張魏公曰巢河上通焦湖濡須正扼其衝餽舟雖通新唐書食貨志載李納田悅兵守渦口漕運不通杜佑請疏雞鳴岡通鑑注在合肥西北四十里首尾可以通舟陸行才四十里言陸行亦證舟之不通也齊永元二年蕭懿討裴叔業於壽陽

步軍屯小峴而其時由壽陽趨建業者皆出大峴可證並無支
流通津矣況山海經水經說文二漢宋南齊隋唐諸地志無言
相通者更其確證乎若據餘說言淮水至安豐與漢水合則更
齊東之語不足辨矣

上所引張魏公語
見元和郡縣志補

無後爲大解

古者無子無後有別左氏子無子小人無子莊姜無子皆不言
後言後者後大宗也有君自立其後者楚復克黃縣若敖之祀
齊則鮑牽而立鮑國國佐棄命殺之而立國弱是也有人臣請
爲立後者韓厥請立趙武錄成季宣孟之忠魯酈叔牙而季友
有鍼巫之命子產立公孫洩以繼子孔立良止以撫伯有是也
有自請立後者樂祁使晉見溷而行申舟聘宋見犀而行是也
有有罪自請立後者高豎曰使高氏有後請致邑子皙當死請

以印爲褚師是也有不立後者晉克欒盈盡殺其族黨三郤害伯宗而州犁奔楚是也凡此皆有宗廟所傳之重故曰後也喪服傳曰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舜爲象兄卽繼禰之宗也故不可無後如注言不娶無子絕先祖祀此言非也富無不娶貧者未必皆能娶然則清俸夷鱸亦爲不孝也不娶無子娶亦未必皆有子然則苟無子雖行如曾閔亦爲不孝乎無子不孝有子未必遂爲孝如遂爲孝則冒頓商臣特不孝之小者矣注惟混無子無後而一故解不能通爾按此以答或人其實無子卽無後禮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不必宗子始言無後也特有爲言之不得不爾爾

汪梅村先生集卷三

文三

江南汪士鐸

三江說

禹貢周官一三江也國語一三江也吳都賦一三江也班志郭注大致同解禹貢周禮者也韋注解國語也類

注孔傳鄭注皆謬

禹貢揚州云三江既入導漾云東流為漢又云東匯澤為彭蠡

東為北江

此今日至崇明入海之大江也禹曰北江

導江云東

迤北會於匯

江自尋陽以後皆斜向東北行晉宋六朝人皆以皖口歷陽為江西建康為江東北以江東北斜行故

不曰南北而曰東西也會於匯不指今彭蠡上云東為

匯澤為彭蠡也此當指焦湖也且彭蠡江仍平行故也

中江此似言江自蕪湖上之水口今青弋陵陽江之下流入江

繞潁陽宜興無錫等縣太湖之北至蘇松入海水經篇末然未

言南江偽孔傳導江篇云有北中有南可知此言是也班志會

為江也惟石城縣下云分江水東北至錢塘入江此指錢塘江

行千二百里按石城下無至餘姚入海之水志文缺東洋也蓋

此卽蕪湖縣下之中江在石城東也重敘於此者班氏確以爲
南江之源也黟縣下云浙江水出南蠻夷中東入海此卽南江
之上周禮職方氏云荆其川江漢禹貢荊州亦云海揚州則云其
源也

川三江班氏地理志會稽郡吳縣下云具區澤在西古文之尙書

文也可以證班志以爲震澤尙書此上解南江在南東入海揚州川

惟此句解尙書又毘陵縣云北江在北水經注篇末云北江在東入

之川字也又毘陵縣云北江在北水經注篇末云北江在東入

海揚州川蕪湖縣下云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興入海揚州川

班志丹陽郡宛陵下云清水西北至蕪湖入江陵陽下云桑欽

言淮水出東南北入大江漂陽下云應劭曰漂水所出南湖也

南湖卽石曰湖文選江賦注引水經注佚文云中江在南左會

瀾湖建康志中江舊逕漂陽縣界古三江之一今水陽江蓋江

自蕪湖西石城東分一派逕南湖漂陽宜興無錫而東者中江

由中江南在太湖南分支自太湖長瀆口臨平湖合浙江省南

江也其上流則浙水也說文有漸水浙水班志有浙水武林水

蓋一水數名卽南江也在徽曰漸江至浙曰浙江武林蓋小水

而班志云行八百三十里言武林水自源至入海言之也凡禹

水之下流互受通稱不獨武林水也水經注漸江篇可證

貢周禮所同也國語越語子胥曰三江環之范蠡曰與我爭三

江五湖之利者韋昭注云松江錢塘浦陽江也水經河水下引

松江浙江按韋注分錢塘浦陽為二而不數岷江以越不北至

岷江也所謂吳之與越三江環之若如郭之三江則於越無涉

趙東潛謂郭長郭注三江即禹貢周禮之三江非國語而世人

於韋注非也必欲分禹貢周禮為二者欲遷就班志鄭注二說不同爾鄭說

說確至蔡傳引吳都賦庾闡注云松江婁江東江按此以解吳

極上三經則謬之至極不置一辨矣禹跡南至會稽周禮其山

皆不合之跡不見足見當時輿圖之相若又足見鎮曰會稽會稽以南三代

南江必數浙江矣諸家豈未之覆審輿圖乎至導漾偽孔傳云

自彭蠡江分為三入震澤荒唐之極江何嘗分為三顏師古漢

志注曰自彭蠡江分為三逵為北江而入海同偽孔之誤○按

三江既入云三江謂北江中江南江也震澤在吳西言三江既

入則震澤底定似以三江入震澤又似庾注三江為震澤之下

流矣此不通也而注下文東為北江云自彭蠡江分為三逵為

北江而入海注東為中江云亦自彭蠡也處處望文生義而忘

其不合於川曰三江無注蓋鄭氏知其不合故云左合漢為北

顧注長於小學疏於地理也

江意指漢水右會彭蠡為南江意指豫章水岷江居其中則為中江此指大江

鄭說見初學記引蘇子瞻宗之今書經蔡注引蓋鄭氏未嘗至江南如今人談

俄羅斯緬甸輿地僅據圖理琛等書不能實證故遷就其詞而

後人袒護附會遂舍中江南江之真跡而信高密之虛談東坡

亦非輿地名家駁蔡傳者據為金鍼其實非也又如水經沔水

篇云又東至石城縣分為二誤其一東北流其一按此其一誤

在此當在下為大江字又過毗陵縣北為大江此下當有又東

至會稽餘姚縣東入於海按不列上文其一二字於此則文氣

一既過毗陵矣又言至餘姚是荒唐也故知其誤文按此本班

志分江水之文而言兩郡氏足未至江東所言江東之水多影

響之談此言北江南江文又多闕略故此正釋中江南江惜水

經江水下篇已佚爾趙一清水經引其佚沔水篇末敘北江禹

貢導南江補禹貢所未及○水經沔水末敘中江江水下篇敘

漾篇之分即名之南江者二水互受通稱也

中江中江分江於石城東蕪湖西以此後江形向東北流所謂
湖二縣分志所以詳中江之分也中江至太湖又分一支在吳
縣南而西南流出今長濱口臨平湖而東合浙江於柳浦曰南
江疑太湖及今石白三湖開古時廣闊起水經廿八卷廿一頁
注引黃子鳴言太湖白包山以西曰西太湖水始淵深莫釐武
山以東曰南太湖水極灘淺蓋即古之震澤止以上流相通後
人遂混謂之太湖據此湖水西深東淺可證湖西南為古中江
南江遺跡矣亦與禹貢周官合特羣說多自相糾葛然實鄭君階之
厲也故立言不可不慎也夫

伯男說

昭十三鄭伯男也賈逵云男當為南謂南面之君此與本文意
全無涉鄭志男子男也周之舊俗雖為侯伯皆食子男之地此
解孟子公侯皆方百里則合與此無涉周語王肅兩注皆云鄭
伯爵也而連男言之猶言公侯足句也然何不言侯伯言伯子
杜注鄭在甸服外爵列伯子男孔疏無解陳卓人比部句溪雜

著申之曰公羊桓十一年傳伯子男一也王制注此地殷所因
夏爵三等之制也又云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爲
一僖二十九年左氏曰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此言鄭雖
伯爵猶之男也按昭四年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伯子男
合言卽所謂足句蓋公侯一等伯一等子男一等也非伯子男一等
十三年云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可
證子男爲一等不連伯也連伯者合中等下等言之陳氏說非考鄭眾服虔
云鄭伯爵在男服正義謂男服去王城千五百里鄭去京師不
容此數不知此子產爭貢賦之言如今時人苟且以快一時不
資考據也禹貢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
三百里諸侯此正言貢賦輕重之別大約遠則稍輕此男乃出貢賦之名
非子男之名此言鄭雖伯爵向出男邦之賦不能出公侯之賦爾桓

二年今晉甸侯也晉居畿內耶定四年曹爲伯甸曹去周更遠
豈居畿內耶此自周室所定貢賦輕重之名偶與子男及侯甸
男采同名不得援以相難也成三年衛在晉不得爲次國注古
制公大國侯伯次國子男小國可

證侯伯爲一等子男
一等伯男非辭也

黃羊說

呂覽去私篇注祁奚字黃羊按此以奚爲猗也周禮職方氏其
澤藪曰猗猗杜子春讀猗爲奚是也古人形容辭多取雙聲疊
韻黃羊疊韻形容水之廣大也黃羊爲潢洋之省楚詞九辨然
潢洋而不可帶注猶浩蕩劉向九歎赴陽侯之潢洋兮揚子法
次五緇陸鉞置腹井潢洋嚴遵道德指歸論冥冥窅窅潢洋
堂堂新序九鬼神潢洋無所食是也字又作潢瀼論衡鄒衍之
書潢洋無涯淮南子潦水不泄潢瀼極望後漢書馬融傳潢瀼

沆漭錯紜盤委枚乘七發浩漭漭慌曠曠兮陳琳止欲賦道悠
長而路阻河漭漭而無梁是也又作滉漭吳志薛綜傳加以洪
流滉漭潘岳西征賦滉漭彌漫浩如河漢他如史記司馬相如
子虛賦然後灝漭潢漭注潢漭水無涯際也馬融長笛賦彷徨縱肆曠漭
敞罔家語齊楚合戰於漭漭之野漢書禮樂志福滂洋洋史記莊
周傳其言洗洋洋自恣以適己楚詞遠遊沛濶漭而自浮左思吳
都賦瀕溶沆漭木華海賦泚漭沆漭郭璞江賦極望數百沆漭
晶漭雖字隨方易而聲義相同彷彿之爲方羊襄羊之爲相洋洋常羊之爲尙羊皆潢洋
之變衍也

三命說

論語不知命皇氏義疏用三命之說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
以適暴有隨命以督行按語出孝經援神契自來解者膠葛戲

爲釋之曰有受命以保慶者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
形理卽賦焉所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也其陽爲德木曰仁金
曰義火曰禮水曰智土曰信成儀定命養以致福其陰爲欲木
曰食金曰利火曰名水曰色土曰逸人心惟危敗以取禍條其
義王紂其牡牝卽相克如火爲水妃木爲土壯之類別其好惡非僞黃帝風后之
三命河上公臨孝公之祿命陶宏景張一行桑道茂李虛中徐
子平王及甫之所言也有遭命以適暴者皇春帝夏跡不相蒙
揖讓干戈輟還遞嬗恢台大夏靡草亦死閉塞窮冬荔挺亦生
是故王梁遇光武則三公李廣遇高皇則萬戶龍比以之取死
元愷以之取榮所遭旣殊非伊自致流溼就燥感氣捷焉隆污
致分屈申豈一危言於昏祿之世而黨錮之禍成交訏於宦寺
之朝而逆案之變作時危以剛嶢嶢易闕事無補於忠孝行徒

激於血氣則未知弦歌而干戈可解微服而睢渙能逃昔我先
聖已示懿軌公業記辭於西州正平剛傲於江夏危行言孫何
弗聞與治亂乘除此非閉房記皇極經之妄誕也有隨命以督
行者良材不產於培塿健翮不育於崔駁沮澤爲柴胡之地大
卒爲玉石所生是以高門觥觥勿爲魚服單寒子子勿薄牛醫
蕙漸滌則不以爲佩追琢其章則忘其爲璞故君子貴自厲
世卿之裔而爲阜隸華圭之彥而踐台鼎豈有天與以其行
若乃學不燁掌道不先心胄華者酖毒於晏安地瘁者浮湛
於閭里遂令鳳皇之族乃有欽鴟蛟龍之姿終侶蛇螭孔子曰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豈不然與樞栝丹青此則郭泰王烈之所
重也夫稽史所占天道斯遠疇人所業大圜可譬受命者七政
之小輪也各有本天自成圓跡遭命者黃道之大輪也牽引璇

璣幹以元氣隨命者七政之均輪也盈縮消息差忒俱泯高卑
雖各有周率必聽命於左旋凌犯雖互有視差終違行而東轉
義皇之運不再黎共之逆方張樞機由言尤悔在行審分慎處
則君子考終委心任運則小民終絕勇無取於螳奮真有合於
鴻飛榮辱吉凶固非一軌龜筮影響在我而已余竄伏微谷客
授自全聞故人有賣卜吳市者書此貽之以爲萱蘇史傳長平
長城五嶺之戍勦數十萬明史流賊傳載張獻忠所殺男女六
萬萬有奇而李彌乾所言八字則只於五十一萬之千四百豈
皆生逢厄運其泣窮途而當斯會者蓋皆遭命也世值其泰共
驛可容於堯年道逢其窮麟玉亦酷於魯野此之所傳猶爲易
達至乃惠跡同氣達迺變生同祿同年異壽殊貴遭隨雨道俱
爲遁辭斯則督行之談歸於修省故能郊祁位顯機雲才同初
非時日幹枝所能限其所至也大氏術數之學得其大端薄蝕
益虧眾目共睹至乃階分上下人別與臺鼎鍾之祿細量以斗
筭龍蛇之年妄推其時日遂使造化賦物必積大撓之書神聖
篤生不外呂才之記君子所知殆異乎是故秦項之虐不行於
商皓孤矢之威先加於鷹隼暴與不暴無關喪門弔客也鳥飛
暫辟夫海風難鳴無間於風雨卒保季明之道偶改臺卿之名

卷懷雖戒於膏肓辛溫豈移於薑桂行乎患難無關官鬼墓庫也余自束髮就傅素無宦柄士禱能鮮不預人事所謂修身發言要於寡過量已審分不敢期榮者以此書紳故未進先退而持張神峯術者方謂金不制木宜先巖阿數奇之將不當夫天驕筮旅之聖合終于韋布命與行合

君子固窮日者之談於斯有驗矣

道光壬寅年作

舉世不必有大病天下不可無良醫兵猶醫也一人之命繫於醫千里之命繫於兵三軍之命繫於將故將者不可不擇也不智則聞不信則欺不仁則殘不勇則怯不廉則貪完此五者良醫也經之以良方緯之以上藥而沈疴可起矣是故摧鋒陷陳班貓大黃也持重愛士人蔭黃芪也聲罪致討仲景方也應變出奇東垣劑也然因醫之良而諱疾則弛無病食之則黷矣春秋左氏傳曰作三軍謀元帥帥者軸也士者輪也軸則甚良而輪之敝何以行遠故士不可不教也劫之以威以教其膽懸之

以利以教其勇嚴之以法以教其進且夫平原廣野之陣非可行於山林陂澤也馳馬試劍之夫非可用於重洋絕島也故可分可合莫良於撒星陣矣可水可陸莫良於泉漳人矣赦其罪以簡其人縻以祿以繫其志寬以法以展其才推以誠以重其任同其甘苦勤其簡閱信其號令重其賞罰則山澤皆可行矣小戴記曰選士厲兵簡練桀俊然黷而用之師之正者老矣師之老與無師同吳人之畜狸也不以無鼠之室而畜不捕之狸狸之捕鼠也不以無人之室而不伺鼠之出海之爲邊非無鼠之室可比也爲省七爲口岸數十爲里數千悉備之則力分少備之則示以瑕故拒之岸不若截之海也嚴洋禁以絕其餉道斬內奸以杜其導引招外夷以樹之敵赦海盜以撓其師張犄角以益吾之勢爲疊陣以逸吾之軍多巡哨以偵彼之蹟肆譎

詐以疑彼之心書曰旁行天下至于海表行海之舟非直其身之固乃其桅柁者亦良材也器械者軍之桅柁也百金之工必有百金之器屠者之刀必非屠時始具也乃行軍則不然從素不涉波濤之士操不可戰陣之舟演滯重無準之礮其餘弓矢刀槍之屬率頑鈍如其人是以桅柁不具之舟輕涉蛟龍之深淵也倣者新之鈍者利之聘良工破成例出重金雖有艱阻不之惜也詩曰王于興師修我戈矛然以士之壯器之精而黷武則開邊釁矣守險可也家必有門階必有阼堂必有廉室必有戶邊之險若是而已是故陰平失而後主降大峴過而劉裕喜淮陰之出井陘也吳人之屯肥水也周齊之爭玉璧也梁魏之守壽春也攻者挾一國之力拒者出萬死之勇非不知其彈丸也必如是而後保其千里棄此而遁是猶開門揖盜而又齎糧

以饋之迨其入室而懷寶以求獨免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

武不可弛亦不可黷說二

黷武者少弛武者多三代上無論矣卽三代以下亦漢武之開邊隋煬之征遼謂之黷武爾自餘以兵力定天下慮其爭之無已也於是老成宿將釋兵柄以列侯就第甚者日以誅戮而一二庸懦畏蒞之徒以文見幸窺世主之意遂爲黷武佳兵之說以爲守在四夷而武備遂弛而日甚夫天生五材不可廢一所以安不忘危也干羽之舞因壘之降在古聖或閒有之而後世則戎服講老子臨河北誦孝經之流爾然而世之任封圻者則曰吾非不操行陣厲士卒督巡哨簡軍實也而不知此正武之所以弛也一營之卒其額幾何而百夫長以上僕媼皆占籍則

實授甲者十之三四耳其弛一居平無事相與爲賣漿販脂其上番者則服役如奴隸壯武之氣消磨已盡其弛二三時安居至冬而大閱則舉所謂陣法者按圖演之卽投石超距亦皆習爲一定之矩而不可移之他所此直棘門霸上之兒戲也而美其名曰大操其弛三天時地利人和皆爲將者所宜知也孤虛壬相誠屬妄誕然測量比例之算演火器者所必講也山林川澤之險嚴守禦者所必爭也勇怯剛柔之分司委任者所必辨也今或一礮之放其去無準鉛鐵石之分先不能辨何以命中而摧敵其弛四孫子九地該括無遺然就中原平原言之耳江海之交山澤之阻所謂天險尤所必爭者白面書生以之詒敵尙爲有備乎其弛五今之學者相率爲無用之文取科第備顧問列侍從大者任兼圻次亦專城而居不知武備爲何物而遇

武夫健兒率以粗官目之略不加存恤一旦有事彼此若秦越人不相顧任用顛倒無不解體其弛六今之軍將率慕雅歌投壺之風習聲律明繪事勤趨蹌工書翰以是得上官意動獲美遷卽一二能者不過解彎弧命中而已而韜略孫吳之說棄如弁髦其弛七軍器應用首重精明今所發之帑已非過豐而有司胥吏監造之人遞有減扣工師所得十纔五六不得以僞物上供而其器實不足用其弛八巡哨之法非不精嚴而弓兵驕惰互相隱飾其將帥耽逸樂高堂深屋醉飽呼梟亦懼其出邊生事相率爲粉飾之詞以欺人而寇盜之行止一無所知其弛九信賞必罰韓白之所以申威也今則有賞而無罰慈悲好生福田報應禍福之說交積於中若常有一鬼伺其旁者潰兵失地一無所問甚者於內地奸民引敵深入者恐人指斥加以

反坐雖曰安反側子然愚民之無知者以爲叛人不誅且不容
良民之指目則誰樂爲良民而不爲奸民者官則逃矣兵則潰
矣民則樂爲奸而不爲良矣人心一搖勢且瓦解尙得爲有備
乎其弛十夫向戌弭兵之議誤國旣深秦穆悔過之誠報稱未
晚所賴留心當世者不爲指鹿之詞而講亡羊之計斯善耳

紀伯姬耐廟說

或問曰女未三月廟見云云見曾子問矣鄭云女子未嫁者亦
有徵乎曰有何徵乎徵之聖人之作春秋春秋何徵僖九年伯
姬卒文十二年子叔姬卒傳皆曰公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
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曰何以耐廟也天
子下祭殤五諸侯三大夫二適士庶人祭子而止皆適長子也
不聞以女曰婦人笄而不爲殤喪服小記許嫁而笄非殤也其於廟

何也曰莊三年秋紀季以鄫入於齊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徐彥曰外出之女有所歸趣是女子得於廟也春秋卒鄫季姬者紀其使夫來朝錄杞伯姬僖五年紀其使子來朝書杞伯姬來莊二十七年紀其歸安父母卒宋共姬所以嘉其節卒杞叔姬成八年所以閔其無罪而歸徐彥說卒紀伯姬紀叔姬所以閔其賢而遭亂皆內女之賢者也惟宣十六年鄭伯姬來歸注嫁不書以不賢也而許嫁以卒者當不止伯姬叔姬聖人特書此二人則未知嘉之歟閔之歟其諸以賢著乎

女子附於王母說

雜記上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注謂女子爲未嫁者如申人嫁未三月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者如賢而大歸若何以見其爲女子也以曰王母知之也婦曰祖姑曰其夫所附之妃雜記

上婦附於其夫所附之妃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注謂夫所附之妃為祖姑正謂無祖姑則附於高祖之妃高祖無妃則亦附於高祖之祖妃按經言無妃則謂祖姑或存也正謂高祖無妃謂高祖妃或出而又未有繼室也知非無子置後者大宗無子置後自有妃若殤而無妃則族人曰祖姑有三人室謂繼弗為後也庶子無子弗置後也
親者妾曰妾祖姑曰女君適祖姑不曰王母也王母則對女孫言之矣何以附也哀之也哀之則及身而已不世祭猶喪服之可哀不降也

何以不配也不配他族之鬼配必以其夫也何以知非夫族無主也姑姊妹其夫死而夫族無主則立之而附於夫之黨不於王母也何以知附非配詞也配必主王父不專言王母也妾附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注正無言按此言祖無貴妾也從其昭穆之妃則容有高祖庶姑矣曾子問言妾母不世祭高祖庶姑則貴妾也妾之有子者為貴妾世容有適無子而得妾以其子者貴之異於凡妾雜記上主妾之喪則自附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註謂附自為之者以其祭於祖廟正義引崔氏云謂女君死攝女君也按崔說非亦言貴妾也喪服小記無妾祖姑者易牲而耐於女君可也亦言貴妾故可附於適祖姑也雜記上正義引庾蔚云妾祖姑無廟為

廟祭之鄭云於廟者崔氏謂壇在廟中是也孔氏曰不攝女君之妾則不得自爲主別爲壇亦不在廟中而子自主之按孔氏云非非貴妾則不在廟中余五福無徵而仲女之死最慘既私諡中爾不必有子主之矣

以孝閔矣祔祭於家故援禮以記之

女子子在室期適人大功而適人無主者仍期所謂

衰則不降

外孫主祭說

異姓不相爲後者春秋書莒人滅鄆明神不歆非族也不相爲後而使主祭何也祭無無主而有無後準之東西家南北家則戚矣主之奈何以其服也禮爲外祖父母小功也小功之外主之可乎曰可公羊家說外孫初冠有見於外祖之文而宋景曹齊穀王姬又外祖母之見於經者生存其禮沒而祭之亡於禮者之禮也其稱奈何曰彌甥其不使變姓名何懼賈充之荒也然則外孫祭其子止乎曰是在其人王觸之隴也樂布之社也

愛其人者愛其屋上之烏有惠慈之流雖世祀可也余無子而自歛遷金陵者至余凡六世洪秀全之亂也五服四總之屬皆與難無可繼者懼荒隴之平也綜其地以屬外孫後之覽者其哀余之無辜也外孫吳氏小字申郎崧慶其名也

鳳臺門外之東高棠村周

山余曾大父母祖父母伯父母從伯父母從叔父母再從弟葬焉高祖以上返葬於歛其餘昆季或殉寇難無從訪求聚門外養虎倉雨花山東阜脊盧姓山余先考妣及元配室人長子葬焉其嫡甲庚向漢西門內虎踞關東北隱仙庵後全堂後門外余次女私謚孝閔葬焉又余故居之西鐵作坊內小簪巷之花園唯次子葬焉績溪北鄉八都宅坦村西師姑山

子焉

乃光厚服稱議

甲與乙爲昆弟甲無子乙生子丙乙憫甲之無子也而以丙後之其禮非也傳曰如何而可爲人後支子可也令乙更有子丁則以丁後甲不可以丙後甲也丙爲繼禰之小宗故也然則乙

無下則甲遂無後乎曰甲爲大宗歟則取諸他昆弟之子可也無則取諸四總麻之子可也無則取諸宗人之子可也甲爲小宗歟則所祀之禰若祖若曾祖皆與乙同丙皆祀之在甲與在乙同甲雖有功德猶不當絕乙以祀甲也曰今乙旣以丙後甲矣然則乙死而丙之稱若何曰俗所謂降服子是也曰稱爲期服子若何曰不可子無期服之名名者人治之大防也子本服三年以出故降本服而爲期故曰降服子八降中所謂出降是也期服子者適子眾子以服庶母之名非可施之於其父母也曰丙生子戊戌之稱若何曰宜爲小功姪孫曰稱爲承重孫何如曰不可重者禮所謂先祖所傳之重指大宗言之也流俗槩以孫承祖者曰承重不知大宗有重不可施之支子也曰稱爲降服孫若何曰齊則失矣楚亦未爲得也令甲本有子庚庚死

而無孫而以戊後庚則戊於乙爲孫本服期今爲姪孫而降服
功始可名爲降服孫也曰然則乙遂無後乎曰乙既失於以丙
後甲則甲無子而有子奈何復奪丙之子以後乙使甲仍無後
不惟失乙後甲之心抑亦進退失據矣謹議

答曾孫爲庶曾祖母後問

承詢某氏事宜士鐸以謂春秋母以子貴故妾之有子者名貴
妾其夫之爲大夫士者爲之總喪服傳大夫爲貴妾總喪服小
記士妾有子而爲之總無子則
已 古人重繁庶見於風詩者甚眾故爲之服今某氏有子而死

則非無子之比其族人以曾孫後之禮也小記所云爲祖庶母
可也妾兆錫曰父妾子死而使子
妾之子後其子故曰祖庶母者此之謂與可爲祖庶母後
自可爲曾祖庶
母後爲之後則必祔廟小記曰妾祔於妾祖姑無則中間一曾
可知
姑以上高祖妾祖姑而祔之必以其昭穆雜記上妾祔於妾祖
姑無妾祖姑則亦從

其昭穆之妾此言中一以上也又曰妾無妾祖姑者易姓妾之姓而祔於女君嫡祖

姑可也今某氏無妾祖姑而嫡祖姑有二人則祔於舅所生者

小記云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即此此禮意也至其族所引小記慈母與

妾母不世祭謂子祭孫止則不然記明言中一以上則高祖庶

母且祭矣何云不世祭疏云妾無廟爲壇以祔之蓋世祭者大

祭也春秋世室即大室即其證言但祔祭於壇而不於廟廟則

一主一配所謂以某氏配者惟嫡妻其繼室即不配春秋惠公

元妃孟子是也故曰不大祭非不世祭也又聞其族人稱爲慈

祖母似亦未合姜氏兆錫曰小記言爲慈母後者喪服傳所云

妾子之無母者父使妾之無子者子之曰慈母又云爲庶母可

也者則妾之子死而其夫使他妾之子後之故曰庶母此皆貴

父之命則然與今事不比今木主只宜題庶曾祖母爲紀寔男

尸女女尸故未審尊意以爲然否南史司馬筠傳載梁武分別無二配在廟爲妾子無母父使他妾子之如昭十一年使其條字敬叔者此一慈母其小功之君子乃大夫士嫡子其母死而妾攝女君無母子之義而有其恩故曰爲庶母慈己者又一慈母之無服者乃曾子問子游所問如今乳母乾乳母之屬名分不尊故無服按梁武所言三者之外猶有總麻章之爲庶母一條則不關慈否爲凡有子庶母之通服據此則今之稱以慈曾祖母者恐不合慈字由其子輩而加至孫則只分嫡庶也

答妾爲其父母服問

承詢妾爲其父母服今律無之當如何行禮之處謹案禮以義起者也儀禮及歷代皆云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齊衰不杖期傳者曰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蓋嫁女爲父母本服也而今律無之者由古之妾非女君之姪娣則泉邱人之爲六禮不備之倫非若今之流品混淆有出於娼隸污賤者可比故缺之以待臨事之酌處也且從宦四方旣賣之後音問縣邈妾

於其親之安危存亡此生不復問何從制其服哉今某氏之筮
蓋貧家女而非賤也其母從之居非燕粵遠閩不得相見之疎
也生與同爨病侍湯藥與於含斂哭泣之哀謂遂晏然若路人
可乎然遂復齊衰不杖期之古禮則又不可齊衰者緇其下及
旁非斬衰之不緇者比然麻屨則同今時俗所深忌者某氏老
親在堂其說斷不能行無已其準今制穿孝百日乎百日者禮
之變金革無辟之權制而古齊衰三月之稍加者也夫齊衰三
月者古之女子子嫁者爲曾祖父母之服傳所謂不敢降其祖
者也天道期而一大變三月一小變既不敢以大功之服服所
尊故重其衰麻以尊之減其日月以明恩之殺則女以出嫁而
由三年以降期又以今制而降齊衰三月或亦亡於禮者之禮
也穿孝百日之服皆素布不衰麻似亦無大忌請君酌之至所

言其家妾祖姑妾姑及羣妾不一則妾之母不必同居也

復張厚田問唐太守妾之母服太守無子此妾已生二子欲援母以子貴例然太守太夫人及夫人皆在堂恐不可援攝女君之例比故以此復之

歷代官制特進諸吏檢校行守試判知答龔伽生

特進始於後漢舊位從公

隋志

光武時鄧禹以列侯就第加位特

進奉朝請是特引見之稱無官定體如李通上太司空印綬以特進奉朝請耿弇上大將軍印綬加特進奉朝請此類甚多沿及六朝而日甚至於趙宋猶有斯名諸吏者漢書馮奉世傳代常忠爲右將軍典屬國加諸吏之號考百官公卿表上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皆加官注晉灼曰漢儀注諸吏給事中日上朝謁平尙書奏事分爲左右曹又云所加或列侯將軍卿

大夫將都尉尙書太醫太官令至郎中亡員多至數十人侍中
中常侍得入禁中諸曹受尙書事諸吏得舉法云云奉世爲右
將軍故得加諸吏也百官表下初元四年尹忠子賓十四年爲
諸吏毛誤光祿大夫建昭元年匡衡以諸吏散騎光祿遷御史
大夫建始三年尹忠以諸吏左曹光祿大夫爲御史大夫河平
四年張禹以諸吏散騎光祿大夫爲丞相陽朔三年于永以諸
吏散騎光祿勳爲御史大夫永始二年孔光以諸吏散騎光祿
大夫爲光祿勳本年十一月復以諸吏散騎光祿勳爲御史大
夫綏和元年師丹爲諸吏散騎光祿勳建平二年平當以諸吏
散騎光祿勳爲御史大夫四年王安以諸吏散騎光祿大夫爲
右將軍賈延以諸吏散騎光祿勳爲御史大夫元壽元年孔光
以諸吏光祿大夫爲御史大夫二年平當以諸吏光祿大夫爲

大司馬車騎將軍 按諸吏始見百官表者神爵元年楊惲加

諸吏光祿勳日見親幸猶後世憲銜也又龔勝傳復還勝光祿

大夫諸吏給事中

表在建平三年失書諸吏字

而是年王安以諸吏散騎光

祿大夫爲右將軍賈延以諸吏散騎光祿勳爲御史大夫是三

人者遞爲此職也檢校某官者有如兼銜若今之管理某部事

務其異於兼銜者兼銜則御史大夫中丞侍御史殿中監察御

史之類皆憲銜也檢校則有檢點典校之責唐末五代其銜益

多

金石萃編四十一檢校二字其初不過點檢典校之義隋巡

銜則始於唐初而兩唐及六典皆無專條 據九成宮醴泉銘銜

稱檢校侍中唐書溫彥博傳檢校吏部侍郎遷檢校中書侍郎

皆在貞觀時又唐儉傳在高祖時檢校黃門侍郎是檢校入銜

始於唐初之證文獻通考神龍初有檢校官與試攝知判兼列

似唐之檢校不盡加之尊官舊書輿服志稱員外判試檢校自

則天中宗後始有之又據聖恩三年昇仙太子廟碑有檢校勒

碑使裴光庭碑有檢校募勒使此皆中宗以後檢校不盡加於

尊官之證也劉禹錫高陵令碑序云俄兼水曹員外郎此正宋

史所載檢校十九官之末一官也范成大思歸詩何時去
檢校一棹小雲鄉可知檢校二字宋南渡後猶用以入銜宋時
自太師太尉太傅太保司徒司賓左右僕射六部尙書太子賓
客左右散騎常侍國子祭酒水部員外郎所謂檢校十九官也
唐宋五季結銜有勳有官有階有爵有食邑有憲銜又有檢校
元豐後始一切罷之宋時除職事官以寄祿官品之高下爲準
本官高於兼官一品曰行下於兼官一品曰守下於兼官二品
以下曰試隔品爲判輔臣宣徽太子太保僕射是也同品爲知
餘官是也試守者滿一歲乃爲眞食其全俸未滿一歲者仍食
本官祿也求其證據碑版爲多元容州墓誌顏魯公結銜云金
紫光祿大夫行湖州刺史按唐志金紫正三品上州刺史從三
品也元祕塔柳公權結銜云朝議大夫守右散騎常侍朝議正
五品右散騎正三品也安國寺塔銘結銜宣德郎守著作郎宣

德正七品箸作郎正五品此皆隔二品而亦云守不云試者當時相率如此也大徐在宋初尙仍唐制其說文後結銜云銀青光祿大夫守左散騎常侍散騎唐宋皆正三品而銀青則唐爲從三品宋亦爲正三品矣據此則宋初猶守唐制也宋曹利用以侍中判鄧州張耒以左僕射判許州曹翰以觀察使判潁州按宋制節度州爲三品鄧州武勝軍節度許州忠武軍節度皆三品而侍中僕射皆二品故云判也刺史州從五品而觀察正五品故亦云判王欽若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判天雄軍侍郎從三品天雄軍節度州亦三品而云判不云知者重參政也梅詢以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上六閣直學士從三品并州河東節度亦三品品同故云知也此類甚多不可枚舉又太平廣記徐鼎臣結銜云通奏大夫行太子率更令皇甫碑于志甯結銜

銀青光祿大夫行太子左庶子皆以從三品行從四品也守之
銜甚繁同品而階分上下亦曰守李西平碑柳公權以朝散大
夫守庫部郎中以從五下守從五上也品同而階不分上下亦
云守者上峰碑裴休柳公權皆以金紫光祿大夫一守中書侍
郎一守工部尚書此同正三品而皆云守一重宰相一重八座
也太平廣記呂文仲等皆以將仕郎守少府監丞將仕郎唐爲
從九品下宋爲奏補未出身人官而監丞則從八品此當云試
而亦云守益徵當時相率如此也多寶塔顏公銜朝議郎判武
部員外郎則以正六上判從六上唐時不必輔臣云云始稱判
也增請政之如此

答洪琴西觀察問三國廬江郡

承詢吳時廬江郡治有無僑置之處謹案廬江之名最古楚詞

招魂路貫廬江兮左長薄李注云廬江在江北東行爲左卽指漢廬江郡言也山海經以爲出三天子都無可徵實班志以爲出陵陽東南北入江始以廬江爲在江南案班志廬江出陵陽當系丹陽郡陵陽下廬江水名土俗譌爲魯巷今蕪湖西南石碗河也以名偶同故班氏誤系廬江郡下班氏又於陵陽下引桑欽言淮水出東南北入大江亦誤然所言乃晉地理志之淮此語疑當系秣陵下今秦淮水也水在今石埭縣東斯附會山經而誤者矣酈注之出三天子都又以匡廬山水當之此何與於三天子都乎廬江者以廬子國名不在江南也漢廬江郡治舒在今廬江縣西後漢建安中徙治皖在今潛山縣建安四年吳孫策攻劉繇克之使汝南李術爲廬江太守卽此其後二年術以郡叛孫權克之而徙其部曲三萬餘人魏亦遷其民使內徙民間驚恐相率渡江居春穀一帶而江西遂虛然皖城自在十八年魏人使朱光守之大開稻

臣明年權與呂蒙克皖獲光其地又爲吳有韓當諸葛恪等遞守之至正始四年司馬懿征皖恪始退屯江南之柴桑其後遂爲遙領之郡此吳之廬江也自合肥以至壽春地悉屬魏朱光被獲而魏之廬江仍舊治舒其後乃治六安酈善長亦言之蓋一郡而二國分治其時尚無僑治之郡也洪氏東晉疆域志宣城縣注自屬樂史誤引或成帝時尚有廬江人民居宣城者獲鼎語未分晰爾呂蒙爲廬江太守而居尋陽其時蒙實任尋陽在今黃梅廣濟間地尤衝要故仍赴尋陽若晉書地理志下云孫皓分廬江立廬陵南部都尉江乃陵字之訛其地今之南康非江北之廬江也

汪梅村先生集卷三